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永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校尉鮑宣子，爲郡功曹。莽時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封中陽侯。更始敗，沒爲發喪，罷兵來降，拜諫議大夫。出爲魯郡太守，封關內侯。遷揚州牧。母憂去官。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十五年遷東海相，拜兗州牧卒官。

奏劾趙王良

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

大不敬也

後漢鮑永傳
注引東觀記

鮑昱

昱字文淵，永子。建武初試守高都長，後爲沘陽長。再遷中元初拜司隸校尉。永平中坐事免。後拜汝南太守。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卒，年七十餘。

對災眚問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知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
袁宏紀此下有徵
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生死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後漢鮑永附傳文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小異

救耿恭關寵議

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

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袁宏紀此下有兵家先名後實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且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

後漢耿恭傳又見袁宏紀十與此小異

鮑德

德昱子，永元初爲黃門侍郎，出爲南陽太守，徵拜大司農。

說竇憲弟夏陽侯瓌

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畱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

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

後漢陳寵傳章帝崩竇憲

欲因過中之德素敬寵說夏陽侯瓌

歐陽欽

欽字王思，樂安千乘人。莽時爲長社宰，更始即位，已爲原武令。

遷河南都尉行太守事建武初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尋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更封夜侯十五年代韓歆爲大司徒坐汝南臧罪發死獄中

下敎論繇延功

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理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曰敎則不能者勸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曰養德

袁宏後漢紀七又略見後漢郅

郅惲

憚傳風俗通竝刪節

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莽時目上書繫獄會赦得免建武中積弩將軍傅俊請爲將兵長史後歸爲縣門下掾病去又爲郡功曹去客江夏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後爲梁令遷長沙太守坐事左轉芒長尋免

上書王莽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昌成德；愚者逆，昌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昌天，還之昌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昌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昌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畱神後漢鄧輝傳，因廢郭后上書。

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況臣欲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人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袁宏後漢紀七

上書諫獄

漢紀七

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召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召繙畫。

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爲至戒，小臣所竊憂也。

袁宏後漢紀七又見

後漢鄧惲傳有小異

說達竝

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昌，愚者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惲竝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承天德。

後漢鄧惲傳

諫傅俊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召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刻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骨，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召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召明非將軍本意也。

後漢鄧惲傳

說太子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呂子貢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呂明聖教不肖所生後漢 鄭惲傳

誓眾

無掩人不備窮人于尾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後漢 鄭惲傳

傳

朱勃

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莽時試守渭城宰建武中爲雲陽令去官有集二卷

詣闕上書理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眾故高祖赦蒯通而曰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

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自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于益州，隗囂擁兵于隴冀，豪傑盱睢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聞閼陵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密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隗囂克定，援有力焉。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豪強叛城，西羌殺吏，引東觀記補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乃噉弩贊履。二語從書鈔紀別收東觀記一條題云：「救狄道策」列于理馬援書之後，實即此書之約文。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奮不顧身，閒關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文選王仲宣辭注引作轉圓。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脰，徵在虎賁，則有

忠策嘉謀于國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名之
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
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更士離疫援不獨存夫
戰或日久而立功或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
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中名滅爵絕國士不傳海內不知
其過眾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
不歸墓怨隙竝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爲之訟臣竊
傷之夫明主醸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后
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呂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
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
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呂功除聖

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曰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宣續曰厥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

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後漢馬援傳袁宏後漢紀八

飛鳥跱衡

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

文選拾白馬賦注引東

觀漢記宋朱勃理馬

援書范書袁紀各有刪節今合錄之復據東觀記補足三語此又其佚文也

馬援

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禁時爲郡督郵坐事亡命遇赦辟衛將軍王林府。拜新城大尹。羌敗去郡避地涼州。隗囂曰爲綏德將軍建武四年奉使洛陽。召爲待詔。歷太中大夫。隴西太守。虎賁中郎將。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二十五年擊五溪蠻。卒于軍。爲梁松所陷。追收侯印。建初三年追謚曰忠成侯。

上銅馬式表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昌

別尊卑之序有變則已濟遠近之難昔有驥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拔晉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輒有驗効臣愚已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鬢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已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後漢馬援傳

銅馬相法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上孔剛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

脇堂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羃欲戴中骨高三寸累中骨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呂上能久走鞍欲方頸胸前胸欲直而出前胸尻閉欲開望視之如雙亮

後漢馬援傳注御覽八百九十六

上疏言隗囂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讐袁宏紀作臣與隗往爲知交今間與遺臣東來欲書漢更怨臣自計無負于當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袁宏紀作僕北面稱臣加召本欲爲漢足下往觀其政于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呂赤心竇欲導之于善非敢誦呂非義而竇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袁宏紀作盜憎主人反欲歸怨于臣臣欲遂退不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聽詣行在所極陳

滅蠶之術得空匈腹申恩策退就隴畝

袁宏紀作然後退就隴畝飯疏飲水隨四民之職

死無所恨

後漢馬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各有附節

上疏言破羌昌西不可棄

亢吾昌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帆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卽棄亢吾昌西北爲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爲國家憂

袁宏後漢紀六

破羌昌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

後漢馬援傳卽前疏之約文案

上書請復鑄五銖錢

富國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

擊尋陽山賊上書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蠚而剝之蕩蕩然蟣蠚無所復依

御覽

九百五十一
引東觀漢記

上書請正印文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繕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曰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

正郡國印章

後漢馬援傳注
引東觀漢記

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芭筍上言

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于春夏筍

拾珍本東觀漢記

征交趾上言

從羌泠出貴古擊益州臣所將騎越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
弓上弦毒矢利已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已行兵此道最便
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

水經注

將入九真上言

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一千艘
自入交趾于今爲盛

水經葉
榆水注

平交趾上言

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牒眼討賊怯于戰功宜加切勅

東漢記
嚴珍本

奏請分西于縣

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

後漢馬援傳

與隗囂將楊廣書

春卿無恙

楊廣字
春卿前別冀南

寂無音驛援還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

隗囂字
季孟爲天下表的常懼

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已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

子援而納王游翁詣邪之說

王元字
游翁

自謂函谷呂西舉足可定呂

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署子恂
字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過夫孝子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曰擁兵眾者。欲昌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平。若復責昌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昌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櫞而食。併肩側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嶺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奈何欲昌區區二邦百當諸夏百有四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膝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畱願急賜報後漢馬援傳

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

書訟之

文選口口口口口
注引東觀漢記

誠兄子嚴敦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㠭復言者施衿結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鷺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呂爲言吾常爲寒心是呂不願子孫效也後漢書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七藝文類聚二十三

銅柱銘

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
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

馬希範溪州銅柱記

馬廖

廖字敬平援子少呂父任爲郎永平中呂皇后兄拜羽林左監進虎賁中郎將章帝卽位遷衛尉建初四年封順陽侯呂特進就第永元四年卒諡曰哀侯

上明德太后疏

臣案前世詔令。巨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貞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綢。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呂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袞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于行仁心乎。況于行令乎。願置章坐側。後漢馬當瞽人夜誦之音。

馬防

馬防傳

防字江平，東觀記作公平，又作孝孫援第二子。永平中爲黃門侍郎。章帝卽位，遷中郎將、城門校尉，拜車騎將軍，封潁陽侯。呂特進就第，後爲光祿勳，復遣就第。永元中徙封翟鄉侯。

奏上迎氣樂

上召大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順，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上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已上九字從東觀記補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此句從東觀記補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此二句從東觀記補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召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氣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

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鄰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曰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曰爲可順上天

之明時因歲令王正

東觀記作因歲首之歲月

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臣立

太平昌迎和氣其條貫甚備

新漢律麻志上注補引辭書後漢

章紀注引東觀記又隋書音樂志下

牛弘等議引東觀記又隋書音樂志下

觀書馬防傳

馬嚴

嚴字威卿援第二兄余之子建武中爲郡督郵援卒後去居安陵永平初明德皇后既立避嫌更徙北地後移居洛陽爲將軍長史章帝時拜侍御史中丞遷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出爲陳留太守徵拜太中大夫遷將作大匠坐事免後不復仕永元十年卒年八十二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
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
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曰刑法。不卽垂頭塞耳。
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
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不得作威福也。
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已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
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已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于是宰
府習爲常俗。更共閭養。已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
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已。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
言。裁。已法令傳曰。上德。已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
畏之。水懦則人狎而斄之。爲政者寬。已濟猛。猛。已濟寬。如此綏御
有體。災眚消矣。

後漢馬嚴傳

上書求進女校庭

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猶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昌上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于黃泉矣又援姑姊妹竝爲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

馬皇后紀
後漢明德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七終

全後漢文卷十八

馬融

烏程嚴可均校輯

融字季長，嚴第五子。永初中，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拜校書郎。又拜郎中，在東觀十年，不調，自効歸。爲鄧太后所怒，禁錮六年。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廄長。召拜郎中，順帝卽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中，舉敦樸，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遷南郡太守。自忤梁冀，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遇赦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已病去官。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有周易注十卷，尚書注十一卷，毛詩注十卷，周官注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孝經注二卷，又儀禮注，禮記注，春秋三傳異同說，論語注，列女傳注，老子注，淮南子注，離騷注，若干卷，集九卷。

琴賦

文選司馬彪詩注作倚梧

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于是遨閒

文選酒德頌注作游

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息置。

二語從酒德頌注補

孤莞特行，懷閔

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一入，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淡

德頌注補

哉。

戴文類聚四十四文選司馬彪贈山濤詩注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劉伶酒德頌注

長笛賦

并序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臥鄒平陽鄖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還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蕭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作此，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惟鐘籜之奇生兮，干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礎。特箭橐而莖立兮，獨聆風于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蒼之染別兮，感迴飈而將頽。夫其面窮則重嶠增石，

簡積頽垣兀礪，砾礶傾吳倚伏。序窮巧老，港洞坑谷，嶄壑滄峴，巖窟巖復，運裏穿深。渙澗連嶺，屬林簷蔓荆，森樛柞樸。于是山水猥至，渟漻障潰，顧淡湧流，確投灘穴。爭湍革榮，汨活澎湃，波濶鱗淪，宗隆詭戾，濁漱噴沫，犇遞陽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呂闇介無蹊人迹罕到，猿唯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頸，特鷹譟，經涉其左右，瞻覩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藉，錚鏗營喨，若絇瑟促柱，號鐘高調。于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影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憮歎頽息，招膺擗襟，泣血泣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于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縕縷，膺附池，腹陞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矩矩，夔襄比律。子壘協呂，十二畢具，黃鐘爲主，擣揉斤械，剝撲度擬。

鑄洞墮墜程表朱裏定名曰笛。呂觀賢士陳于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重丘宋濱名師郭張工人巧士肄業修聲于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眉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遷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侶華羽兮絞灼激呂轉切震鬱怫呂憑怒兮眩碭駭呂奮肆氣噴勃呂布覆兮乍時躡呂狼戾露叩鍛之爰咎兮正濁漂呂風冽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蹠爾乃聽聲類形狀侶流水又象飛鴻汎溢溥漠浩浩洋洋長鬱遠引旋復迴互充屈鬱律曠菌碨挾鄧琅磊落駢田碣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殿衰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眇然復揚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鐘或乃植持纊纏怡儻寬容簫管備舉金石竝隆無相奪倫。呂宣八風律呂既和。

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踴躍攢仄，蜂
蟻同眾音，猥穢，聚音猥穢，義旨送厥終。然後少息憇怠，雜弄閒奏，易聽駭耳。
有所搖演，安翔駘蕩，從容闊緩，惆悵怨懨，蘚固賓叔，聿皇求索，乍
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頽復反，妙縕蟠紝，經冤婉贊，饒笏抑隱，行入
諸變，絞槧汨湟，五音代轉，按峯搜臧，遞相乘遺，反商下徵，每各異
善，故盼曲引者，觀法于節奏，察變于句投，旨知禮制之不可踰越
焉，聽鑾弄者，遙思于古昔，虞志于怛惕，目知長戚之不能閉居焉。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窈徑縱肆，曠濶敞罔，老莊之概也，溫直擾
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節
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續紛，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
也，勞櫟跳憲，晉龍之惠也，上擬法于韶箎，南籥中取度于白雪，涼
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是旨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
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眡狼顧，拊謨踴躍，各得其齊，人盈

所欲皆反中和。昌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戶歸。
皋魚節其哭，長萬輶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聩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室。鱣魚渴于水
裔，仰駟馬而舞玄鶴。于時也，絲駒若聲伯牙毀絃，瓠巴弭柱，磬襄
弛懸，留眎眇胎。累稱屢讚，失容陞席。搏拊雷抗，焦眇睢維。涕洟流
漫，是故可曰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慨盈汙濺，
潔雪垢淖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簴，暴辛爲墳。倕之和
鐘，叔之離磬。或鏤金碧石，華睩切錯。丸挺彤琢，刻鏤鑽筭。窮妙極
巧，曠呂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
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昌二
皇聖哲，莊益況笛。生于大漠，而學者不識。其可昌裨助盛美，忽而不
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
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

伯刺其上孔通洞之哉。自當過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口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文選載文類聚

圍碁賦

略觀圍碁公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爲戰鬪場。陳眾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目兮。連連鴈行。蹲度閒置兮。徘徊中央。違閭奮翼兮。左右翔道。狹敵眾兮。情無遠行。碁多無策兮。如聚羣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踰路內房。利則爲時兮。便則爲強。厭于食兮。壞汝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碁雜兮。頗棄其裝。已下險口兮。鑿置清坑。窮其中野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據兮。于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公自黑紛亂兮。于約如葛。難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爲所唐。

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雜遷兮四
面隔閉圍合羣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絕自陷死地
兮設見譖讐誘敵先行兮往往一室捐碁委食兮遺三將七遲逐
爽問兮轉相伺密商度地道兮甚相連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
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凌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追促踧踖兮惆悵
自失計功相除兮自時早訖事隔變生兮拾碁欲疾營惑暮乏兮
無令詐出漢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荔文類聚七十四古文苑

樗蒲賦

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召斯消
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白纘繡綵呂綺文杯則嵇木之幹
出自昆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元
犀象牙是確是確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爲翼距籌爲
策動矢法卒數于是芬葩貴賤公侯之儔坐華棟之高殿臨激水

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曰戰無常勝。時有逼進
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湧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
落距蹠，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潰，勝貴歡悅，負者沈悴。藝文類聚

四十

龍虎賦

勇怯見之，莫不主臣。

史記陳平西家集解注

陽嘉二年舉敦樸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
所召立也。取仁于陽，資義于陰，柔召施德，剛召行刑，各順時月，召
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
禾毓植，天失其度，則咎徵竝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召
承天順民者，備矣。恐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
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

臣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緩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召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傷譽鈞同寒燠之罪罰臣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臣先之嚴臣治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臣食爲首周禮九職臣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竝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臣養父母俯足臣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臣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臣累其心產業臣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召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仕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

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史記十八
漢書樊噲傳

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

漢書五子傳
五子傳

飛章虛評李固

順帝時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覩堯于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于妻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召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搖頭弄姿，繁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

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無誹謗之說夫子
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于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後漢李固
祐傳云梁冀譖奏太尉李固時馬融在坐爲冀草章馬融傳云
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領召此頗爲正直所羞

上疏乞自効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漢人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虛留灤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召爲虞坐食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日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邇女器御覽七百六十一引云或遺之一一榦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明不獨也當是此下刪文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御覽七八八引云于中軍帳內施能臣兄弟受恩誠私憤悒鉛錫之刀因效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纔加步隊之號庶自

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廝養欲說燕，初爲眾笑，後
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誕之
辜。唯加裁省。

袁宏後漢紀十九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屬，埋根行道，已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兵，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眾所嗤，終曰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後漢馬融傳紀各有刪節而語次不同

按此與袁宏

上書請放龐參梁愷

元初中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竭府庫，已奉軍師。昔周宣猶犹，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

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獻之姿，抑亦
抒城有虓虎之助。是呂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于漢策。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儼，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
兼弘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得，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畱
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于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于崤，秦伯不替其官。故
晉景公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
之科，誠有益于折衝毗佐于聖化。

後漢龐參傳

延光四年日蝕上書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實畏天戒，詳延百
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呂答天命，臣子遠近，
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
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

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㠯復加乃者涕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㠯爲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謹于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眾古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仕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爲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于其易也爲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于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匈采衛司民之吏案三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

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上曰應天變，下，下曰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曰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足曰宣威踰濫，足曰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于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參曰吏事，任^任曰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丘曰：天下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臣曰爲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眞，鎮守二方。二方曰應用，良擇人之義。義曰塞大異也。大異曰續漢五行志六注引馬融集是時社爲許令其

四月庚申旦
縣上書云云

又陳星李

星李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平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
始將起平宜備二方

後漢馬融傳

奏馬賢事

賢專于軍設重車營幕曰油表其上麌夷其山爲誅翠設其中

書

一百三十二

與竇伯向書

竇章字伯向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
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

藝文類聚三十一

與謝伯世書

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闌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
棘下菟毫曰乾葵曰送餘日茲樂而已

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三十六

書序

泰誓後得案其文倡若淺露文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

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鶻至五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襄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呂明之亦可知矣尚書泰誓序正義案張溥本有忠經序忠經及序皆宋人依託不錄

廣成頌

鄧太后臨朝囑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目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呂后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呂諷諫其辭曰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爲界是曰懸。崑山
樞之人竝刺國君諷曰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
王所曰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夏擊鳴球載于虞謨吉
日車攻序于周詩聖主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
元年曰來遭值尼運陛下戒懲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
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曰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
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
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寔息又無曰自娛樂殆非所曰逢迎太和
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曰來雨露時澍祥
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
講武校獵使察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
舞疆畔曰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蠻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
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于鞬囊，假伯于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曷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鄆郊，猶廓七十里之圓，盛春秋之苗，詩詠圃草，樂奏騶虞，是曰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壇場區宇，恢怡曠蕩，賴負勿罔寥豁，鬱決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營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玉屋，浸呂波澨，資呂榮洛，金山石林，殷起平其中。峨峨磧磧，鏘鏘崕崕，隆穹崇圓，嶼嶻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渥池，怪石浮磬，爍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茈芸蘋葒，昌本深蒲，芝蓀蕙宣，蘘荷芋渠，桂花鳧葵，格蕡菹千。其植物則立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桓柳颯楊，豐形對蔚，蓋領樛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確風蘚榮，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

八絃。擊斂九敷之動物。繯槳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園之中山教
雲移。羣鳴膠膠鄙駛。諫譖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
昏。于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翠置羅繹彌綸阨澤。臯牢陵山校隊
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子爲堅乘輿乃昌吉月之陽朔。登于
疏鑽之金路。六驕驥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鶯之修幢曳長
庚之飛鬚。載日月之太常。接招搖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羽毛紛
其彰鼬揚金變而拖玉瓊。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旗旛摻
其如林。錯五色以摘光。清氣埃埽野塲。誓六師搜雋良。司徒勒卒
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敎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微
爐霍奕別鷺分奔。騷擾事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
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渙。闇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
昧。標狡課才。勁勇程氣。徇馬角逐鷹鵠。競鰲驍騎。翥佐輕車橫厲。
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犧蹤特肩。胆完羝攜介鮮。散毛族桔

羽羣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仍輪發作梧轉殺父狂擊頭陷顱倅獸不得獮禽不得警或夷由未殊頑狽頓躡蠻蠻蟬蟬充衢塞隨砦華蓀布不可勝計若夫鷺獸穀蟲据牙黠口大匈哨後縊巡歐紝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脇孤剗刺裸裎袒裼冒櫛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嶃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搾封豨或輕訕趨悍廸疏婁領犯厯嵩巒陵喬松履修楠踔楚枝杪標端尾蒼蝶掎玄猿木產盡寓屬單罕固合部晉弋同曲類行竝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罿飛流纖羅絡縵遊雉羣驚晨鳬輩作輩然雲起晝爾雷落爾乃蘋觀高蹠改乘回轍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導鬼區徑神塲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梢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禦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塚翟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

鱗躍介旅。遁獵湍瀨。濟薄汎撓。渝滅潭淵。左挈螭龍。右提蛟蜃。
獻王鮪夏。薦鼈箇鼈。于是流覽徧照。憚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野寥寥。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於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
入禁園。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日臨乎宏池。鎮曰瑤
臺。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綠莎。瀆瀉沉澁。錯紜榮委。天地虹洞。
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蟲。逐罔螭。滅短狐。
稽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艤舟。張雲帆。施蜋幙。靡颶風陵。迅流發櫂。
歌縱水謳。淫魚出。蕡藻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鷺鷥鷺鷕。
鵠鷗鷓鷉。鷮鷯鷀鷃。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鯉鰐鯔鯷鯝鯷鯔。樂我
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
于伶簫。載陳于方策。豈不哀哉。于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
簡。器械既攻。然後擢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
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

爵鐘鳴旣觴若迺陽阿衰斐之晉制闢龍華羽之南音所㠭洞蕩
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惄駭恫底伏鍾錞鎗奏于農郊大路之
衢與百姓樂之是㠭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
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
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㠭神武
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于道德之林致平于仁義之淵忽
蒐狩之禮闢槃虞之佃閭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
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
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
滌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
之潛龍乃儲精山藪厯思河澤目曠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于晉
靡求伊尹于庖廚索膠鬲于魚鹽聽甯戚于大車俾之昌言而宏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羣瑞遂棲鳳皇于高梧宿

麒麟于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間，貳造化于后土。參神施于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闢，北轍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後漢馬融傳

東巡頌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敷六典，經八成，變和萬殊。惣領神明，肆類乎上帝。燔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摹司。申戒百工，上筮稱吉。薈廻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曠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坼時而詠八荒，指宗嶽曰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旣畢。越異良辰，棫標增構，烈火燔燃。暉光四燭，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竝存。

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
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七

梁大將軍西第頌

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

南齊書禮志上引西
第賦通典五十五

黃果揚芳，紫房潰漏。

文選蜀都賦注又
潘岳陽居賦注

胡桃自零。

文選蜀都賦注御
覽九百七十一

騰極受櫨，陽馬承阿。

文選景福殿賦
注又七命注

遺令

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逢絹單衣。

御覽六百
九十一

冢中不得下銅唾壺。

御覽三
百三

自敘

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游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

守
世說文學篇
注引融自數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八終

全後漢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升

升字辯卿，代郡人。莽時大司空王邑辟爲議曹史。後奉使上黨，遇漢兵留不還。建武初徵拜議郎，遷博士。後爲出妻所告，繫獄得出。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

上疏讓博士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呂。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于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呂爲人師，願推博士呂避恭羌。後漢范升傳

恭羌

建武二年傳

上疏請諡祭遵

建武九年傳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錄動臣頌其德美生則寵曰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于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召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召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于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召加生厚亡有召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召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厲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于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于海內廉白著于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召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召身任于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

喪薄葬洛陽問曰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呂殊尊卑謚呂明善惡臣愚呂爲宜因遵薨論敘眾功詳案謚法古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後漢祭遵傳

奏難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建武四年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覈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呂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呂文約我呂禮孔子可

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曰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目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當異者曰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後漢范升傳

奏毀周黨等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昌成伏兒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

肯就車脫衣解履升于華轂及陛見帝廷黨不呂禮屈伏而不謁
偃塞敖慢逡巡進退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
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竝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

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

後漢周黨傳又

御覽四百九十
入引東觀漢記

奏記王邑

升聞子呂人不聞于其父母爲孝臣呂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眾
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
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元元焉所呼天
公呂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于公無可
呂免宜乎天下歸怨于公矣朝呂遠者不服爲至念升呂近者不
服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藿不充田

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于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于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令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後漢范升傳

陳元

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莽厭難將軍陳欽子。呂父任爲郎建武中辟司空李通府又辟司徒歐陽欽府。呂病去年老卒于家有集一卷。

上疏難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斷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呂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

同眾好故下和泣血伸尼聖德而不容于世況于竹帛餘文其爲
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
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蝶牘微辭已年數小差掇爲巨謬
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挾瑕擿歎掩其弘美本傳作自美從文選傳
咸陽何確王濟註改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召左氏爲經故
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臣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
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
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
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卽位爲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于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
不惑于朱紫聽者獨聞不謬于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

不爲新聲易耳。方今于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執，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于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後漢陳元傳

上疏駁江馮督察三公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召太公爲師，齊桓召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袁宏紀作齊桓公召管夷吾爲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不趨所召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召公諭天下，況已自喻寵大臣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已諭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已刺舉爲明微評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閭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

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呂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後漢陳元傳又見袁宏

後漢紀七略有刪節

杜林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杜鄴子。葬時爲郡吏，後避亂河西，隗囂召爲持書平，疾辭祿。建武六年東歸，徵拜侍御史，遷大司徒司直，進光祿勳。東海王傅少府復爲光祿勳，代朱浮爲大司空。

請徙張步降兵疏

建武八年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同也。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經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于有

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召殷民六族分
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于成
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召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
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
召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
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猶召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
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
也是召皆永享康寧之福無忧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
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饑穀之郡或懼
死亡卒爲餉賚亦足召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
行將致國于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
直召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快之意徼幸之望漫延無足張
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

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冒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造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東觀書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七

上疏議郊祀故事

臣聞營河雒已爲民，刻肌膚已爲刑，封疆畫界，已建諸侯，井田什一，已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已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紀，基業特起，不因

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據已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登宗廟至重眾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已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東觀書又略見後漢杜林傳又杜林傳

奏諫從梁統增科禁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捐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曰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爲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自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毛

觀記
引東觀書

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已成事。于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遁。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爲圓。建斲爲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袁宏後漢紀六梁統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事下年輩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宜增科禁

官防其源

詔下公卿林奏與此互異今並載于後

案後漢杜林傳十四禁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尊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已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茱萸之饋。集已成臧。小事無妨于義。已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已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漢杜林傳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六

上書薦鄭興

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
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
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自助萬分後漢鄒興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六

遺子奉書馬援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
盈今送錢五萬後漢杜林傳注御覽八百三十五並引東觀記

杜詩

詩字君公河內汲人莽時爲郡功曹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
初三遷爲侍御史賜棨戟拜成皋令歷沛郡都尉汝南都尉遷
南陽太守

薦伏湛疏

建武六年後

臣聞唐虞曰股肱康文二土曰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

詩窮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東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
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陞下深
知其能顯召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徵過斥退久不復用
有識所惜御覽作識者懸措

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召先後王室名足
召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召爲公卿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
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憲不足召知宰相之
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
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
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召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
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于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召聞

後漢伏湛傳又御覽三百八十

九六百三十一引東觀漢記

乞退郡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讐，聖德威侮一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目爲師克在和不在眾。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鬪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戇勇。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于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召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目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召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呂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折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後漢杜詩傳

請呂虎符發兵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曰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曰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曰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曰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曰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曰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後漢杜詩傳

第五倫

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莽時爲郡吏又爲鄉嗇夫自呂久宦不
達變姓名爲王伯齊袁宏後漢紀作王伯春久客河東號爲道士建武中
京兆尹閑興召爲主簿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舉孝廉補淮陽
國醫工長尋除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永平中坐法免
後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建武初代牟融爲司空元和末致仕
後數年卒年八十餘

上疏論馬防

臣愚呂爲貴戚可封侯呂富之不當職事呂任之何者繩呂法則
傷恩私呂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呂太后恩仁陛下至
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
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
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呂爲從事將恐識

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曰輔助之不可復令防白請人有損事望
苟有所懷敢不自聞

後漢第五倫傳又略
見袁宏後漢紀十一

上疏褒稱盛美已勸成風德

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曰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
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
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
不稱故也袁宏紀此下有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承王莽之餘頗曰嚴猛
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
之選召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曰刻薄之姿臨
人宰固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
已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讚
舉者務進仁賢召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
知秦召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曰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于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㠭示遠？故曰：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㠭身教者從；㠭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

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㠭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

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㠭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

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㠭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後漢第五倫傳
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刪節

亦有多出句

上疏論竇憲

臣得㠭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鶯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
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
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倣房之
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
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熙熙山聚蚊成雷，蓋驕逸

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已貴戚廢錮，當復「已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已酒也」。彼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

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後漢第五倫傳
又略見袁宏後漢紀

十一 上書請抑損后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猖，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呂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已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臣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臣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已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後漢第

五倫傳

封上吏民奏記

臣任重憂深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竝封上。

袁宏
後漢

紀十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馮衍

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莽時更始將軍廉丹辟爲掾。丹敗死亡，命河東更始時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召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後聞更始歿，爲發喪罷兵來降。光武怨不時至見黜，尋召爲曲陽令。有功不封，後爲司隸從事，坐交通外戚得罪，赦歸故郡。永平中卒。有集五卷。

顯志賦

又自論

馮子曰：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翔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合。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閒之事。正身

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傲黨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雜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躡旅于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袁帝之崩也營之已爲圓于是亘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鄧鄆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望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欷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烝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

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紜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里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泪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
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
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于權利兮親靄
同而妬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憇沮先聖之成論兮遙
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
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兮孰能觀于無形行勁直以離尤
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
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已蕩夫憂心往者不可

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畤
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生人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
嶺而臨巒崿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
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
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瞑兮，恐餘殃之
有再。波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淳而雲披。心怫鬱而紓結兮，意沈抑
而內悲。瞰太行之峩峩兮，觀亞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蕪滅兮，恨昭
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
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鈞于鶡澤兮，
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
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
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
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

之所產兮。蕩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
棄之遺教兮。軒范鑑之絕迹。陟龍山兮。喻望兮。眇然覽于八荒。風
波飄其竝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決漭兮。望秦晉之故國。
憤馮亭之不遂兮。懼去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
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糾軫
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
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
除憚而洞疑。高陽懶其超遠兮。世孰可曰論茲。訊夏啟于甘澤兮。
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高聲。思唐虞之晏晏
兮。指稷契之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
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詔伊尹于
亳郊兮。享呂望于鄆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楊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
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据桓文之誦功忿
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于南郢兮執趙武于溴梁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于陳蔡兮禽荀息于虞
虢誅犁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憇知娛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
夷儀疾兵革之浸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于五湖兮斬白起
于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于洹水兮幽張
儀于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燎
韓非之說論謂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
禍浸淫而弘大援前聖之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餧女齊于絳臺
兮饗椒舉于章華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襄宋襄于泓
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于
潦洧兮訪晏嬰于營丘目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

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驅素軒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眞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斟愾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于負黍勒吾車于箕陽兮秣吾馬于潁滻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于滄海兮豢白虎于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于鴻崖兮立武潛于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華英文選天台賦注謝朓鼓吹曲注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勲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霏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捷六枳而爲籬兮注閒居賦注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攢射干雜薜蘿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煥耀兮紛郁郁而暘美華芳睡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

之培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立妙之常操處清
靜召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暘茂
嚮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召散思兮覽聖賢自
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
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寢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
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髡髮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
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
與俗之不同既傲高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後漢書行傳又略見文類卷二十六

楊節賦序

馮子耕于驪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
超物之心無偶俗之志

文選注初學記六

上疏自陳

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召高祖之略而陳平之

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自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自法則爲
罪施之。自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弘。李
廣奮節于匈奴見排于衛青此忠臣之常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
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藏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
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自忠貞之故成私門
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自求時
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
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
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
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
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于今遭清明之世飭躬力行之
秋而怨讐譖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寵
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自救罪過袁宏後漢紀八又見後漢馮衍傳

上書陳事

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

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

袁宏後漢紀六
後漢馮衍傳

說廉丹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于有成不問所由論于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于春秋蓋呂死易生呂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于眾意盡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于主身死之日負義于時知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忘張良呂五世相韓樞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平賊首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

子孫平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
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
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
窮。功烈著于不滅。何與。軍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敗名喪。恥及
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

俗同。

後漢書
衍傳

復說廉丹

蓋聞明者見于無形。智者慮于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于所
忽。禍發于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
于世。有獨見之慮。見賢于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
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
勿再計。

後漢書
衍傳

計說鮑永

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呂測幽冥之諭。忠臣不顧爭引之患。呂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合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自西海之役。巴蜀沒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肇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饑寒竝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儻婦。咸懷怨怒。皇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嗜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震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阴。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

曰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措恩布德易曰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曰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于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已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民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急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曰待之故曰德

非黨必

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曰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非有忠信審得其人曰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貞佐天下無變則足曰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曰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曰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曰加玄後漢馮衍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五
非說鮑永今者建武初衍未降鄧禹府禹亦未至丹州至罷兵來降見鄧禹之後始謂鄧禹耳此當從范書作說鮑永爲是之詞

今日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蓑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

詣鄧禹牋

今敬通逢堂獎之不遇也。

御覽七百六十五

遺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蠶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柰何舉之，呂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呂晏嬰臨盟，擬呂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鄉。脅呂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呂要大利，曰賤而必書。吾牟夷呂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呂大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呂尊親係累之故，能捐

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已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已成勝。願自彌于時，無與俗同。後漢
衍傳

今召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擎牛之尾也。

御覽

十四
二百七

左平山東右匡社稷

文選殷仲文
解上書表注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立大道以觀于政，夫爲君而不明于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于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

中明照于日月而智溢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藝文類聚五十五

御覽八百

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御覽九十二

與鄧禹書

衍旨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辨不足難也

文選劉峻序
絕交論注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旨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慇懃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旨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恩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旨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俟白旨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令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俟

哀憐深留聖心則閽棺之日魂復何恨

後漢馮衍傳
注引衍集

又與陰就書

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鷺行義汚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閒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麤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于慈父寢淫肌膚滲漬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逢暑雨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上書上字本脫從大選江淹恨賦注補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己田子老馬之恩贈己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已效忠心

後漢馮衍傳注

與婦弟任武達書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

宗之眇微尙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尙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目白爲黑，目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鷄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已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死。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紅，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呌呼若入冥，販糖之矣。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謠謠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美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緣轂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旣無婦道。

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劔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已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竄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已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癱長疽自生禍殃衍已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閨門不出心專耕耘已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後漢馮衍傳注引衍集又見藝文類聚三十五案文選任彥昇爲范尚書諭吏部封侯第一妻注引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于家娶此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蓄驟妾兒女常自操井臼

答任武達書

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文選鮑將白頭吟注

與宣孟書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後漢鴻
衍傳注

書

百齡之期未有能至

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問交

後漢鴻衍傳注
集有問交一篇

德誥

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

文選蜀都賦注

仲尼言語不習崩子貢侍

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慎情

後漢鴻衍傳注
集有慎情一篇

刀陽銘

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驕文

武孔純荷天子祿

藝文類聚六十六
覽三百四十六

刀陰銘

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彊福報永綏

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杖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

子之迹蓋近于道

藝文類聚六十九

車銘

乘車必謾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藝文類聚七十一初學記

二十

席前右銘

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巨辭實之巨德

初學記二十五

席後右銘

冠帶之張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

初學記二十五

杯銘

樂則思舊燕則思懽民之失德乾鑿已愆

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五百五十九

爵銘

福如江海壽配真

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注江賦注

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

初學記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終